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五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七首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撿放秋稅內定州

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又緣已
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
既非河水災傷即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
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𣂏借貸雖已有成
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為見朝廷昔年
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
来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
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

使吏卒因緣為奸畢竟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㪷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劄饑貧奏乞法外賑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又況淮條邊郡不得聚集饑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

條將常平斛㪷依價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
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㪷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内
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
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㪷衮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
市實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糴若不别作奏請
專守本條不與减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
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
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

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即許每㪷於衮紐價錢上減價出糶不得減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民歷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戶頓買興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㪷各減錢十分之二即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

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準備將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糴
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
以爲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沾
實惠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伏
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戸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之少得見錢糴買尚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呆榮趙昇界熙寧八年糴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倹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為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廂軍人糧支遣每月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絶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

實闕餱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田業緣值災傷亦甚闕
食難以賑濟況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闕食流散主
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
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
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
戶人數不限石㪷依此保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糴例
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兼此饑年人戶闕食
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粮支遣及免

年深轉至損壞盡為土壤如以為便即乞速賜指揮行
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黄不交之際可以
發脫上件陳米斛𣂏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
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為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
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勘會今來所乞
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
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

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頹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曽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踈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縁近

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修
補後来劉奉世又乞依跰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内
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壊日
多為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
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
不許降度牒即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别無使用
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
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

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録奏聞伏侯勅旨

貼黄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盖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説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

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緼可以静

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
神省覽實社稷無窮之福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
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
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
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
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閤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禄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内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陛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

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辨若欲保境安民宣布
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之之際猶可備數伏
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
朝廷名器不為虛授取進止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
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難久處而
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望聖慈

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取進止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軾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濬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悸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

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迹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為命而木將沈臣之哀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

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乗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陵赴任所賫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為羇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曽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

之死地所以輒為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乞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即時奏乞越州蓋為臣從仕以来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於為政又以老病日加切於歸休舊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為歸計越雖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

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勉強拜命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薦趙德麟狀 任兵部尚書日

右臣昨知潁州曾薦簽書本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畤乞置之館閣至今未蒙施行其人近已替罷旦夕赴闕朝見計其所養必不肯同衆人奔走干謁恐政府大

臣無緣得知其所學今繕寫趙某平日與臣詩文三軸進呈伏望聖慈清宴之暇一賜觀覽必有可取然後付之三省近臣考其人才亦足以副神考教養宗子之意謹具奏聞

論浙西閉糴狀

本路今歲不熟初水後旱早晚俱傷高下並損已具事由聞奏去訖勘會本路唯蘇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飽數路漕輸京師自杭睦以東衢婺等州謂之上鄉所

產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諺云上鄉熟不抵下鄉一鍋粥蓋全仰蘇秀等州商旅販運以足官私之用今来雖一例災傷而蘇秀等州所產終是滂沛訪聞逐州例皆閉糴嚴立賞罰不許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省倉糴買不行民亦闕食見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錢尋具牒蘇秀等州不得閉糴訪問逐州雖承受本司指揮依舊閉糴尋差識字公人陳宥往秀州抄録到所出牓示二本其大畧云如有諸色人擡價買米販往别州許人告

提立定賞多者至五十貫兼取問得杭州米行人狀稱
因逐州見今立賞告捉私販全無米船到州認是逐州
官吏堅意閉糴本司無緣止絕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
公私窘乏賊盜之類何所不有以此合係本司知管除
已牒轉運提刑司外須至奏聞者
右本司訪聞得浙中父老皆言熙寧七八年兩浙災傷
人死大半當時雖係天時不熟亦是本路監司郡守如
張靚沈起之流處置非方助成災變既無方畧賑濟惟

務所在閉糴蘇秀等州米斛既不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過浙東是致人心驚危有停塌之家亦皆深藏固惜不肯出糶民有衣被羅紈戴佩珠金而米不可得斃於道路不可勝數流殍之變古今罕聞伏望仁聖痛加哀憐曲賜過慮體念今來浙中雖未是大段凶年只恐官吏有失措置漸成災患所憂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農夫闕食春夏之交無力種則明年災傷公私並竭不知何以待之伏望聖慈深以熙寧之事為鑑嚴賜指

揮本路監司多方擘畫安之於未動救之於未危仍乞指揮速行止絶逐州閉糴所貴杭睦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食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閉糴狀

本路災傷本司已兩次奏聞竊見比年以來京東河北淮南等處災傷並蒙朝廷支賜錢米或於他路截撥斛斗賑救數目至廣今來本路災傷不敢便望支賜截撥只乞稍寛轉運司年額上供使得轉換擘畫多方救卹

已於十一月十日奏乞至今未奉指揮數內一事蘇湖常秀等州見今米商全不通行不惟逐州立賞閉糴亦為逐處稅務承例違條收米斛力勝稅錢是致商旅算計脚錢本重無由興販撿會元祐編敕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本司看詳本路見今災傷正合施行上條已牒諸州施行仍散牓轄下城郭鄉村外深處逐處稅務自來收米斛力勝處指為

課額今來雖係災傷合依上條放免至年終比較日轉
運司不容如此分說有虧欠例遭責罰須至奏請者
右伏望聖慈愍念本路災傷及前件放免力勝條貫係
今來合行事件特賜指揮轉運司將來年終比較日除
米斛力勝一項稅額權免比較科罰候將來豐熟日依
舊所責商旅通行場務亦免罪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文彥博等辭避免拜劄子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

今又准内降指揮撰不允彦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顔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為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

令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荅臣未敢撰取進止御寶批依奏修撰允所請批荅進入

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內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降

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以禮義廉恥若使受無名之寵則為侍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入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叅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即以介懷既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叅力辭正為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

進止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乞允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

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辭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于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

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乞致仕表

臣軾先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蒙恩落職降授承議郎知英州遂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經涉四年蒙恩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三年半該陛下登極大赦量移廉州安置又經皇子赦恩移舒州團練使永州居住臣以老病久

伏瘴毒頓仆道塗未至永州特蒙聖恩復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州軍任便居住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了饘粥所以崎嶇萬里乞歸常州以盡餘年而臣人微罪重骨寒命薄難以受陛下再生之賜於五月間行至真州瘴毒大作乘船至潤州昏不知人者累日今已至常州百病橫生四肢腫滿渴痟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餘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蟲貪生之意尚復留戀聖世以辭




此寵禄或可苟延歲月欲望朝廷哀憐特許臣守本官

致仕臣無任

東坡全集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六十六

宋 蘇軾 撰

奏議九首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

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内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

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
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
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
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
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
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

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

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

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

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横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内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

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

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説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

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

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

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

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摇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

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强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强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令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

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菟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擾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内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碁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

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
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
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
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
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
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
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
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

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憐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辯謗乞郡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旣蒙深
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意愚積成仇怨一自
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
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
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
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
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
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

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
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
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
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
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
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寛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
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
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
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
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
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
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
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
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
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

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宗論京東盜賊狀元豐缺年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

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

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

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

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

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黄巢宛

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

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奸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髙亦與盗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盗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盗賊不為

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

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録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

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
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
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
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酧
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
人數酧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
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
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

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代呂大防乞録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

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没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諫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録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代呂申公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

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

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奸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

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

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責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歴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奸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註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寛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

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

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
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
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
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揺
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宫室城池之役南蠻西
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
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
吏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榖斛八錢吾

謂糴三百萬斛菟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狥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

饑饉粒食將絶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嚮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凛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為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昌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荅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

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

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东坡全集卷六十六

東坡全集卷六十七　　　宋　蘇軾　撰

表狀三十三首

容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容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

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

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

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
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
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
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顧攜孥上國預憂桂玉
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
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疎外有此
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
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

不仰切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舊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信其所聞

顧懃迂濶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詧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奬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寛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盖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盖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録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黄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

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
軾中謝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
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
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
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
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
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
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

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横流凛狐城之若塊迨兹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兹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

鄙名迹堙微議論濶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

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嵗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祗服訓辭惟

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御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磨甋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

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没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使牒奉聖旨

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

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消埃庶少寛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魑魅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為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

寛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
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
未死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者稍從内遷示不終棄罪
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

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絶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録開其悯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

晏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

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甞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禄稟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黄州風

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强顔忍恥干求于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曽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兇黨致

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覊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窮奇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横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

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祇

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營葪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

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齗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

五郎之珍聲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為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没身難報碎首為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惷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

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之懽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右軾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疎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顧由虛授之恩庶免素飱之愧所有告身不敢祗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顔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由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狷賦

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册府多取天下之公
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未有今者出於九
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
分之寵恐别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
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至
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
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
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欲自勉强少酧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躐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顧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為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

六宫而修故事辟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誉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

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

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
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
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
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
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不試而用於
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鈍有此
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
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

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逮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苟

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録奏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愊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

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録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禄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

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諒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虚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内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又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聖旨名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

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飱之愧懇詞雖至

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

是將相之儲禮絶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

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頑愚自信狂直不

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

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

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恊天人心存

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

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

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
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初
心雖洪造之難酧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
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
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絶縉紳此

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録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駔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

拜恩俯僂流汗交幷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㪇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疋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惷愚不學已分鵜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實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酹於雨露

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回新命

以授能者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於謇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羣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寂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宗

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兹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温故知新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功課吏

無厭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宫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斝金尊需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顔光生懷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竒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間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

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末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畀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

下嚴於恭已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

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逐疏愚之性臣

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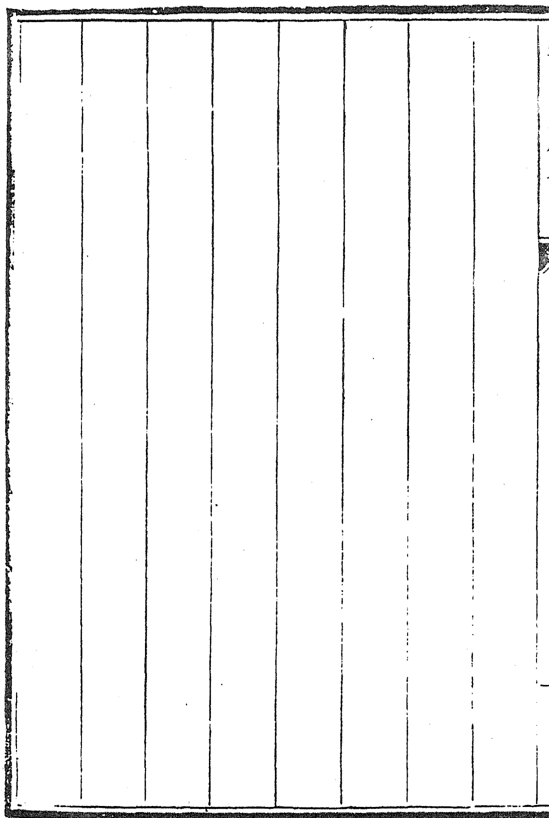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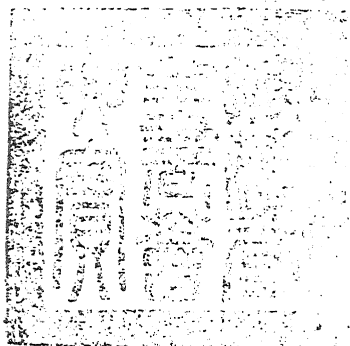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六第十三頁前四行不獨穿窬胠篋刊本胠訛祛據莊子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臣竊嘗為朝廷計刊本為訛謂據別本改

卷六十七第一頁後四行庶有助于涓埃刊本埃訛涘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待罪禁林刊本待訛得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霦